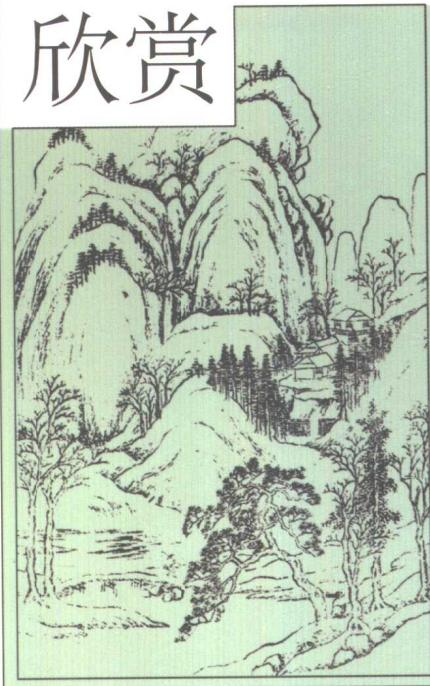


夏承焘 著

北京出版社

唐宋词 欣赏



小 书



大家
小书

唐宋词欣赏

夏承焘 著

北京出版社

大 家 写 给 大 家 看 的 书



小书

唐宋词欣赏

夏承焘 著

北京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唐宋词欣赏/夏承焘著. - 北京: 北京出版社,
2002

(大家小书)

ISBN 7-200-04471-7

I. 唐… II. 夏… III. ①词(文学) - 文学欣赏
- 中国 - 唐代 ②词(文学) - 文学欣赏 - 中国 - 宋
代 IV. I207.2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081450
号

·大家小书·

唐宋词欣赏

TANGSONGCI XINSHANG

夏承焘 著

*

北 京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北三环中路 6 号)

邮政编码: 100011

网 址: www.bph.com.cn

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总发行

新 华 书 店 经 销

北京市朝阳燕华印刷厂印刷

*

850×1168 32 开本 6.25 印张 112 000 字

2002 年 1 月第 1 版 200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6 000

ISBN 7-200-04471-7

I·704 定价: 11.00 元

序 言

袁行霈

“大家小书”，是一个很俏皮的名称。此所谓“大家”，包括两方面的含义：一、书的作者是大家；二、书是写给大家看的，是大家的读物。所谓“小书”者，只是就其篇幅而言，篇幅显得小一些罢了。若论学术性则不但不轻，有些倒是相当重。其实，篇幅大小也是相对的，一部书十万字，在今天的印刷条件下，似乎算小书，若在老子、孔子的时代，又何尝就小呢？

编辑这套丛书，有一个用意就是节省读者的时间，让读者在较短的时间内获得较多的知识。在信息爆炸的时代，人们要学的东西太多了。补习，遂成为经常的需要。如果不善于补习，东抓一把，西抓一把，今天补这，明天补那，效果未必很好。如果把读书当成吃补药，还会失去读书时应有的那份从容和快乐。这套丛书每本的篇幅都小，读者即使细细地阅读慢慢地体味，也花不了多少时间，可以充分享受读书的乐趣。如果把它们当成补药来吃也行，剂量小，吃起来方便，消化起来也容易。

我们还有一个用意，就是想做一点文化积累的工



作。把那些经过时间考验的、读者认同的著作，搜集到一起印刷出版，使之不至于泯没。有些书曾经畅销一时，但现在已经不容易得到；有些书当时或许没有引起很多人注意，但时间证明它们价值不菲。这两类书都需要挖掘出来，让它们重现光芒。科技类的图书偏重实用，一过时就不会有太多读者了，除了研究科技史的人还要用到之外。人文科学则不然，有许多书是常读常新的。然而，这套丛书也不都是旧书的重版，我们也想请一些著名的学者新写一些学术性和普及性兼备的小书，以满足读者日益增长的需求。

“大家小书”的开本不大，读者可以揣进衣兜里，随时随地掏出来读上几页。在路边等人的时候、在排队买戏票的时候，在车上、在公园里，都可以读。这样的读者多了，会为社会增添一些文化的色彩和学习的气氛，岂不是一件好事吗？

“大家小书”出版在即，出版社同志命我撰序说明原委。既然这套丛书标示书之小，序言当然也应以短小为宜。该说的都说了，就此搁笔吧。

夏承焘先生说词

吴战垒

听夏承焘先生说词，是一大享受。四十年前，在课堂上听他说稼轩词的情景，至今还历历如在眼前。夏先生说词不用讲义，娓娓而谈，庄谐杂陈，课堂上不时爆发出欢快的笑声，真使人有如坐春风之感。夏先生这种授课态度，与另一位授课的任心叔（铭善）先生的严肃正经大不相同。任先生是夏先生在之江大学时的老学生，被夏先生视为畏友，他曾劝夏先生在课堂上要严肃一点，夏先生却说本性如此，无法改变。

夏先生的说词，潇洒从容，举重若轻，能入而能出，能放复能收，如东坡之作文，“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得止”，有水流云起、触处生春之妙。我觉得这正是切于词境的最佳阐说方法，似乎词中三昧，不如此则不能道破。夏先生本性为词人，他以词人之道说词，宜其有从容自得之乐，且能以之感动听众，与人同乐。心叔先生平生专攻经学和小学，且生性刚直，不苟言笑，其讲课之庄重严肃，亦正与其本性及所治之学相当。

夏先生说词的最大特点是善于深入地剖析词境和



体会词心，他决不“拆碎七宝楼台”，咬文嚼字，见小失大，而能由浅及深、由表及里地引人入胜，把一个完美的词境展示在你的面前。比如他说稼轩的《西江月》（明月别枝惊鹊），指出这首词是词人隐居上饶带湖时，夜行黄沙道上的感受。上片写晴，下片写雨，而各有深浅主次之分和心情急缓之变。首句“明月别枝惊鹊”，写夜空明月乍出，鹊儿见光惊飞，“别枝”者，离枝也，与苏轼诗“月明惊鹊未安枝”同意，而非唐人“蝉曳残声过别枝”作“另一枝”解之“别枝”。先生所说切合情景，故能片语解纷。次句“清风半夜鸣蝉”，虽在夜半，蝉鸣不止，可见天气十分闷热，则为下句写雨作伏笔。“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二句，为上片主笔。夜半无人，“说丰年”者，既不会是农人，也不是词人自言自语，而是随着稻花香四溢的那一片蛙声！这种侧面烘托之法，比正面抒写对丰收的喜悦更为生动而深刻。下片写雨和遇雨心情，极有层次。“七八个星天外”，写雨前空中起云，密布的云层中透漏出几颗星星，预示未雨而已有雨意；“两三点雨山前”，写夏天阵雨初来景象，数点飘洒，滂沱随至，它不同于春雨之随风潜入，悄然无声。“旧时茅店社林边，路转溪桥忽现”，写行人遇雨的心情，先是焦急，骤雨急至，急于找一个避雨的地方，记得在那土地庙树林边有一片乡野茅店，可以去避避雨，歇歇脚。于是急急忙忙过了溪

桥，那盼望中的茅店果然出现了，其心情的欣喜也可想而知。“路转”也正是心情由焦急而向欣喜之转折，由此一转而戛然收束，则使词情跌宕而生波澜。

这类小词，看似平淡无奇，先生却善于把词中的意象贯串起来，提挈意脉，于无字处看出内在的关连和情感的逻辑，从而把一个完整的意境再现出来。

这种善体词心、善解词境的说词功力，来自先生深厚的词学修养和文史底蕴。他撰有《唐宋词人年谱》，熟悉唐宋词名家的身世遭际和创作历程，知人论世，善于把词作放在一定的时空坐标上进行观照，又能结合自己丰富的生活体验进行印证和想象，还能毫不费力地征引前人的作品参互比较，因而使人感到切理饬心，既熨帖深刻，又亲切有味。如先生说稼轩《清平乐》“醉里吴音相媚好，白发谁家翁媪”，即与通常以“醉里”谓词人带醉者有异，而谓词人听到有人带着醉意用柔和娴婉的吴音在交谈，初以为是一对青年男女在谈情，定神一看，却发现是一对白发苍苍的老年夫妇！用倒装章法，先闻其声，后见其人，出乎意外，才令人于惊奇之余发出会心的微笑。这种类似相声“抖包袱”的艺术效果，不但使得词的节奏跌宕有致，而且通过幽默的口吻，也不难体会到词人对这对农村老年夫妇恩爱和睦生活的深情赞美。夏先生的说解入情入理，十分中肯，倘能起稼轩而问之，亦当笑颌。记得周汝昌先生也对此深表赞赏。



夏先生说词，既能洞悉词心，细致入微，又能放眼词史，宏通阔大。其说敦煌曲子词、花间词、温韦词、南唐君臣词、苏轼豪放词、易安词、清真词、稼轩词、放翁词等，均能以小见大，通过具体作品点示出诸如词乐的变迁、词风的同异、词调与声情、寄托与无寄托之类词学要义。读者于赏词之际，得此良师导引，不惟能体会词心之曲折，词境之深美，且能获得不少具体生动的词史和词论知识，并领悟到学词的门径。

夏先生被誉为“当代词宗”，他治词史、词论于一炉，而本身又是一位杰出的词人，多年的治词心得与丰富的作词经验，使他对古人的词作在章法、句法、字法、过片、结束、用典等方面有十分深切的体会，在说词中，即随宜点出，金针度人，嘉惠后学不浅。（先生拟就此撰为专著，名曰《词例》，已属稿若干，惜未竟其业。）

先生说词，颇赞赏常州词派“作者未必然，读者何必不然”的主张，他常从一点生发开去，由此及彼，由表及里，从中引申出一些深刻的艺术和人生的哲理来。四十年前，我从游于先生，杖履追随，得亲譬欬，每闻谈词，辄有醍醐灌顶之感。记得有一次，先生说张玉田《清平乐》中的两句词：“只有一枝梧叶，不知多少秋声？”他从《淮南子》“见一叶落而知岁之将暮”，谈到唐人诗演化为“一叶落知天下秋”，

又谈到杜甫的“一片花飞减却春”，娓娓不尽，胜义纷纭，由此而点出文人敏感的心灵，见微知著，以及艺术表现上“一”与“多”的辩证关系等等，短短两句词，足足说了两个多小时。其时先生坐在一把藤摇椅上，边摇边说，悠闲自在，此情此景，历久难忘。曾有句志感云：“弥天花雨纷纷落，满座春风冉冉生。”

先生说词，必先吟诵，其声情随词情而变化，长吟短咏，抑扬顿挫，使人为之动容。曾听他吟诵陆游的《夜游宫》，上片激昂慷慨，回肠荡气；过片声情凄咽；至结尾数句，又复起伏变化，声调凡三转：“自许封侯在万里”句，高亢振起；“有谁知”，陡然一顿，作短暂休止；接着以摇曳激楚之声吟出“鬓虽残，心未死”二句，叹惋悲凉，抑郁不平，放翁之心声宛然可闻。先生的女弟子琦君（潘希真，台湾著名散文家），对先生的吟诵十分倾倒，说经先生一吟诵，诗词的意蕴已领会大半。我于此深有同感。可惜当时无录音设备，不能把先生的吟诵录下来。有一位懂音乐的同学，曾把先生吟诵几首诗词的声调记为简谱，但后来也散失了。这是一大憾事。

这本《唐宋词欣赏》，是四十多年前先生为广大读者欣赏唐宋词的需要而说解的，大半由先生的助手怀霜记录整理，经先生改定，发表于杭州、上海和香港的报刊上。这些记录下来的说词文字，与无拘束的



谈说相比较，其鲜活的意味似乎有所减杀；又因当时环境所限，有些话不能说得很畅，且难免说几句套话，但其见解的精警和说词的鲜明特点仍然存在。它虽然不同于先生的词学专著，却能为大众说法，深入浅出，可读性强，使唐宋词面向更广大的读者群，这也是先生的一大功德。

辛巳木樨开候，于西子湖滨。

前 言

这本册子所收三十九篇小文，都是有关唐宋词欣赏方面的作品。解放以后，从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初期的十余年中，我一直住在杭州的西湖之滨。当时教课之暇，为适应广大读者欣赏唐宋词的需要，断断续续地写了些评介性的短文，分别以“湖畔词谈”、“西溪词话”、“唐宋词欣赏”等专栏刊目，在《浙江日报》、上海《文汇报》、香港《大公报》等报刊上连载。所评所议，管窥蠡测，未必能中其肯綮。最近将这些小文收集一起，重加修订，交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仍名之曰“唐宋词欣赏”。目的是，希望得到专家和广大读者的指正。

这三十九篇小文，大半是怀霜同志当年记录整理的。此次修订工作，得到吴天五、吴无闻同志的帮助，并此致谢。

夏承焘八十岁记于北京天风阁

一九七九年深秋

目 录

词的形式	(1)
长短句	(4)
盛唐时代民间流行的曲子词	(8)
敦煌曲子词	(11)
中唐时代的文人词	(15)
花间词体	(19)
不同风格的温 (庭筠)、韦 (庄) 词	(23)
温庭筠的《菩萨蛮》	(31)
论韦庄词	(33)
南唐词	(47)
冯延巳和欧阳修	(53)
范仲淹的边塞词	(57)
苏轼最早的一首豪放词《江城子·密州出 猎》	(60)
苏轼的悼亡词	(64)
苏轼的中秋词《水调歌头》	(67)
周邦彦的《满庭芳》	(72)
李清照的《醉花阴》和《声声慢》	(76)
李清照的豪放词《渔家傲》	(81)



陆游的《卜算子·咏梅》	(84)
陆游的《鹊桥仙》	(86)
陆游的《夜游宫·记梦寄师伯浑》	(88)
辛弃疾的《水龙吟·登建康赏心亭》	(91)
肝肠似火 色貌如花	(101)
辛弃疾的《菩萨蛮·书江西造口壁》	(109)
辛弃疾的《丑奴儿》	(112)
辛弃疾的《丑奴儿近·博山道中效李易安 体》	(115)
辛弃疾的《青玉案·元宵》	(118)
辛弃疾的农村词	(121)
辛弃疾的《破阵子·为陈同甫赋壮词以寄》	(126)
辛弃疾的《西江月·遣兴》	(129)
辛弃疾的《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	(132)
刘克庄的《清平乐·五月十五夜玩月》	(137)
谈有寄托的咏物词	(139)
填词怎样选调	(145)
词调与声情	(149)
词的转韵	(154)
词的分片	(159)
宋词用典举例	(168)
说小令的结句	(174)

词的形式

词是配合音乐的一种文学。它的原名叫“曲子词”，后来简称为“词”。“曲子”是指音乐而言，从前也有叫词为“曲”、叫词为“子”的。现在词调里有“更漏子”、“南乡子”，这就是“夜曲”、“南方曲”。

因为词是配合音乐的，所以它是“乐府”诗的一种，扩大地说是诗歌的一种。但是词与诗不同，词是配合音乐的，诗却不一定都配合音乐。说词是“乐府”的一种是正确的。从汉代就开始有“乐府”，当时的“乐府”本来是政府设立的一个音乐机构的名称，它是为了采集民歌、配合音乐而设立的。后来“乐府”这个名称从音乐机构变成为一种诗体的名称。在汉时有“汉乐府”，魏晋南北朝也各有“乐府”。词，就是唐宋时代的“乐府”。如苏轼词集叫《东坡乐府》，贺铸词集叫《东山寓声乐府》等。

唐宋词的形式大致有下列几个特点：

第一，诗有题目，而词有调名。有的词，调名就是它的题目，譬如五代时欧阳炯的《南乡子》。有的词，调名下面另有题目，像苏东坡的《念奴娇》，题



目是“赤壁怀古”。词调是用来规定这首词的音律的，所以每个词调的字数、字声、用韵的位置都有一定，不能随意改变。像《念奴娇》的第一句只许有四个字，下面各句的字数也有一定的规定，不能增加或减少。每一句、每一字的平仄声也都有规定，譬如苏东坡的《念奴娇》的第一句“大江东去”是“仄平平仄”，不能填作“仄仄平平”。所以作词叫做“填词”，依调子的声律填入平仄声的字。作品的感情要和调子的声律密切配合。填词之前，先要选调。所谓“选调”，首先应该了解哪个调子是适合于表达哪样的感情的。应该选取与自己所要表达的感情一致的词调，不可以单看调名。譬如：不能拿《贺新郎》这个调子作为祝贺结婚的词，因为《贺新郎》这个调子是慷慨激昂的，与“燕尔新婚”的感情不相干。再如：也不能用《千秋岁》这个调子来作祝贺生日的词，因为这个调子是适宜于表达悲哀、忧郁的情感的；宋代的秦观曾经填过这个调子，有“落红万点愁如海”的名句，后来秦观被贬官，死于路途之中，他的朋友们就用这个悲哀的调子来哀悼他。再如《寿楼春》，也不能因为它调名里有个“寿”字，就以为可以作为祝寿的词，实际上它的声调也是悲哀的，史达祖就有悼亡的《寿楼春》词。由此可见，选调主要是选择调子的声调感情，不应该单凭调名的字面去选择。正确地选择词调，才能恰当地表达作品的思想感情。

第二，每首词分作数段，一段叫做一片。一片就是唱一遍。一般情况是每首词分上下两片；单片的很少，分三、四片的也不常见。片也叫做“阕”。所以一首词可以说分为两阕、三阕、四阕。后人也有把一首词叫做一阕的。词分上下两片，上下片的关系要做到不脱不黏，似断非断，似承非承，既有联系而又不混同。因此，最难做的是第二片的开头，它有个专门的名字叫做“过变”。这意思就是说，它是上下片音律的过渡起变化的地方。在这里唱起来特别好听，因此，要用精彩的句子，表达丰富的感情。譬如柳永的《定风波》过变的几句是：“早知恁么，悔当初，不把雕鞍锁。”这是用自言自语的语气来表达惜别、伤离的感情的。再如姜夔的《一萼红》的过变：“南去北来何事？荡湘云楚水，目极伤心。”是用动荡的语气写的，吟诵起来特别富于感情。此外还有许多其他手法，这里不能多举。

诗无论多么长，百句、千句，总是一首。词分两片或多片，因此一首词又好像是两首或数首，但是不可脱节了成为两首或多首。作词的人原要注意这点，读词的人也不可不注意这点。

词的形式的另一个特点，是长短句。关于这个特点，下文另作介绍。